

文／鷹

曾經遺憾 只願無悔

我不能一直在悔恨裡度日，
不能再錯失一次傳福音的機會了。



HS0802@ 版權所有

白雪佔據大地，就像往事也佔據我的心。

藝文
專欄

另一個家鄉——多倫多



往事是不會忘記的，如果心裡一直有遺憾。

那一晚，入夜以後寒流來襲，好冷。我躺在被窩裡，接起妳的電話，那是妳調到台北市教書後第一次來電。妳不斷啜泣，語無倫次，我不斷安慰妳，不要哭，有話慢慢說。我在昏昏欲睡中清醒，逐漸拼湊出妳話語的輪廓：

幾天前，父親八十大壽，家中六姊妹各自帶著家人回家祝壽，共享天倫。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，曲終人散，終要分離。就在回家的路上，妹婿的車子竟在高速公路上打滑，車體連翻帶滾轉了幾圈後停住，妹婿當場身亡。妹妹挺著即將臨盆的大肚子，全身插遍汽車碎玻璃，在車裡動彈不得；一兒一女縱然逃過一劫，卻因頸椎折裂、肝臟破損、胰臟碎裂、胃部撕傷、脊椎受損……，正在加護病房與死亡搏鬥。

我的心跟著妳抽噎的聲音，一路往下沉，好像在聽著法官宣判死刑。前一刻，家人還共聚一堂，笑聲盈耳；下一刻，卻天人永隔，柔腸寸斷。

妳無法認同民間信仰的迷信，更不能諒解姊婿家人的作法，對於全身玻璃碎片尚未完全取出，即將生產又痛失丈夫，心繫尚在加護病房與死亡掙扎兒女的妹妹，不但沒有交代她安心養病，好好待產，反而要求一日數次至妹婿靈堂三叩九拜，好讓他升天。妳再也看不下去了，妳決定自我救濟，帶著妹妹信耶穌。因妳記起小時候，曾到過住家附近教會過聖誕節，依稀記得基督教不拜死人，比起民間信仰「自由、科學」很多（我還清楚記得妳當時所用的形容詞）。

妳一直知道我是基督徒，雖然我跟你表明過以前在其他教會的信仰很貧乏，不知在信甚麼。

但那一夜，妳毅然決然要我帶妳們到教會信耶穌。

我在電話中殷殷囑咐妳：「基督教有許多派別，我現在是在真耶穌教會信耶穌，一樣要信耶穌，就要到真教會信主。妳住的地方離真教會很近，明天就跟他們聯絡，我想必有人接待妳。」

妳是個意志堅決、說到做到的人，一連幾天，妳都到妳家附近的真教會拜訪，希望有人接待妳，與妳趕緊去醫院探訪妹妹，帶妳們信耶穌。我每天急切地問妳，跟真教會聯絡上了嗎？妳也急切地回答我：「你們教會的門沒有開，真的沒有開，我完全找不到人與我聯絡。」「怎會這樣呢？妳不會找錯地方吧？」我問。兩人在電話中核對地址，卻是完全正確。公共電話中隱隱約約聽到馬路上急忙的車聲，就像妳焦急的聲音，我焦急的心，路上一個個焦急的行人。

後來，妳等不及了，直接找住家附近的一間小教會，表明信主的決心。妳很高興地跟我說，那間教會的人很和善，很有愛心，每日皆去探望妹妹，陪她禱告，教她唱詩，還熬雞湯給她喝，陪她坐月子……

雖然，我一再以好友的真誠跟妳表達，真教會有真理、有聖靈、有神蹟奇事，一樣要信耶穌，就要到真教會信主……，但妳總是溫婉地回答我：「妳說的都對，我絕對相信妳對基督教的認識！但在妹妹最痛苦的時候，是他們雪中送炭，是他們熬雞湯給她喝，是他們陪她坐月子，是他們陪她禱告，教她唱詩。如果我們接受了他們的幫助，卻又跑到真教會信主，就好像利用他們的愛心，卻又不知感恩一樣，這種忘恩負義的事，我做不來。」妳也問我，我若是妳，能夠接受別人的愛心幫助後，就一走了之嗎？是啊！如果我是妳，也是一樣的想法，一樣的作法，一樣無法離開這群對妹妹伸出援手的人啊！

慢慢地，妳不再主動打電話給我，我也不知還能跟妳說甚麼，雖然我一直打電話問候妳們的狀況。後來，我們越來越少聯絡，直到妳搬了家，沒有留下隻字片語，就這樣與我斷了音訊。

十幾年過去了，只要想起妳，除了遺憾，就是自責。

往事一去不回了，只要想起妳是一個很好的人，我就不甘心是這樣的結局。

妳不知我有多恨自己一身是病，孩子又小，自顧不暇，沒有能力去探望當時的妳、妳摯愛的妹妹、還有她一雙兒女。妳不知我有多恨自己剛信主，傻呼呼的，甚麼都不懂，不知為妳聯絡妳家附近的真教會信徒來帶妳們信主。妳不知我有多恨自己剛信主，很笨，沒有概念，沒有經驗，不知把此事告訴我的教會，好讓他們先關心。妳不知我有多恨自己剛信主，不知禱告交託，只是自己坐困愁城，甚麼也沒做……，多少悔恨在我心裡，妳不知我有多恨自己。

× × × ×

不能再讓遺憾的事發生了，自從妳到其他教會信主後，我一直如此警惕自己。

先生的同事，也是大學學長，某日腹痛如絞，送去醫院急診，竟被醫生宣布得了淋巴癌，住在和信醫院治療中。想起自己曾經錯失妳到真教會信主的契機，就不願錯過任何跟人傳福音的時機。我不能再遺憾一次了，雖然理性的思維告訴自己，冒然跟別人傳福音，是很尷尬的、唐突的、冒失的……，雖然我是如此不擅於向不認識的人傳講耶穌的信息。

病房裡，先生的學長慘白的臉色蜷縮著身體，消瘦的身軀側躺，神情痛楚、氣若游絲的呻

吟，絕望地面向牆壁。癌細胞好似邪惡猙獰的魔鬼，殘忍無情地啃噬一個青年年輕的肉體心靈；化療的副作用，更像動用私刑的行刑手，恐怖可怕地考驗一個青年殘存的意志耐力。

自己的雙腳才剛站好位置，先生才剛開口表明來看學長，所有人與人間客套的問候甚至尚未開始，先生的學長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開口表達自己不願聽我們傳福音的心意。「我已經夠痛苦了，你們甚麼都不要講了，通通給我出去，全部給我出去，我一點都不想聽！」他那拒絕耶穌的聲音，雖然充滿痛楚，卻鏗鏘有力，讓我幾乎忘了他是一個重病的人。我們連自我介紹都來不及，就已被他掃地出門，逐出病房。他的太太半側著身，神色凝重地照顧著他，頭連抬一下看我們一眼的意願都沒有。這樣的身影，這樣的表情，就像某種可怕的印記，清楚地烙印在我腦裡，多少年了，依然揮之不去。

「原來先前的顧慮是對的，冒然跟人家傳福音，是很唐突的。雖然先生上次來探訪他時，已跟其妹講過耶穌的大能，但是，就是不該此時跟他傳福音，他已經這麼痛苦了，我們還那麼不識相地要跟他傳福音……」所有負面思考，激盪、翻滾在我當時被羞辱的心情。雖然我也在罪惡感裡，一再責備自己怎麼這麼沒信心，這麼禁不起別人拒絕的聲音，但這樣不好的情緒，卻是我當時最真實的心情。與我們同去的兩位姊妹，從小信主，經常向人傳福音。對於這種情形，好似早已習慣，見怪不怪，雲淡風輕，完全沒放在心裡，眉宇間，氣定神閒；不像我，好似一個打敗仗的士兵，失落的情緒滿溢，垂頭喪氣。

走出醫院，望向藍天，天竟藍得出奇；不同造型的朵朵白雲，自在地飄飛浮遊於天際。好久沒有注意了，原來台北的天空，可以這樣絢爛美麗！今天，雖然被人趕出病房，福音事工徒勞無益，情緒好生激動，但這一次，我真的可以無悔

於他、無愧於天父，我這樣告訴自己。

× × × ×

下雪了，美麗的多倫多。

我靠著教室的窗沿，ESL 老師講話的聲音早已變得虛無縹緲。我被窗外雪花吸引，思緒隨著羽絨白雪悠遊，想像待會初冬的雪下落整座城市的迷醉幽麗。我想像這雪是從北極來的，在那地球的最北邊，一個我尚未去過的神祕境地，有北極光飄舞，有眾星發光，有北極熊在白雪中奔躍，白與白連成一片的合而為一。

「喂！開始分組討論了，不要再發呆啦！」同學尖細的叫聲，把我從皚皚白雪堆砌的蒼茫世界拉回現實。「第一天上課就這麼不專心！真是糟糕！」我暗自責備自己心有旁騖的學習態度。

三人一組的分組討論，我幾乎插不上嘴，倒是一位看起來五十來歲的女同學講得滔滔不絕。她的臉頰緋紅，雖已上了年紀，卻像十來歲的小姑娘，兩條長長的髮辮，輕輕地垂在細肩。她的英語雖然混雜著中國人特有的腔調，卻說得很流利。我們沒有討論太久，三人一組的伊朗同學已轉頭跟她的同胞用波斯話交談，我跟她一看到老師沒注意，也尾隨伊朗同學用國語開始偷偷地談天說地，ESL 學生的通病，毫不掩飾地原形畢露。雖然黑板上，老師用很大的字體寫著：「No mother language!」，但根本沒有人在意。

原來，她是從北京某知名醫學院來的副教授，難怪談吐間，充滿了一種女人少見的自信。聊天的時間過得總是比上課的時間快，一下子就到了午休時間。原本想要回家吃飯，卻接受她的邀約，陪她到商場裡走走。這是一個離家很近的小型商場，連著社區活動中心，連著冰球場，連著圖書館，我們這個英語班，就在圖書館裡上課。

我們兩人在商場裡隨意走著，她卻突然在一家花店前站住，顯然不想離開。她晶亮的雙眸靜靜地凝視著香水百合，嘴裡不停地喃喃自語：「這是先生最喜歡的花，今天是他生日，我要買幾朵送給他。」噢！男人送花給女人天經地義，女人送花給男人，對我而言還真是新聞。我心裡的疑惑，必是清楚地表現於臉上，才會讓她不等我開口發問，即告訴我她的先生已於一個多月前過世，等會兒，是要把花拿去墳前送他、陪他。

她不再講話，眼睛濕潤，開始哀淒地流淚，世界頓呈真空般地寧靜。我陪她走過人來人往的商場，選一個最沒有人注意的角落坐下。她再也壓抑不住內心的悽愴，放聲哭泣。我告訴她有甚麼心事，就當倒垃圾般地说出來吧！雖然對她而言，我只是個剛在英語班認識的陌生人。

一個多月來，始終不曾拋離的抑鬱、哀傷和幽淒，好像突然得到全然釋放，她在淚水中紓解，在我面前，她不再人前裝歡，只要扮演真正的自己，一個思念丈夫的自己。緊繃的情緒就在淚水中逐漸緩和下來，她不再抽泣，開始平靜地说著自己的故事：

三年前，她從北京帶著學生到多大醫學院做研究，就在這裡認識很有紳士風度的先生，雖然他是英國人，兩人卻一見鍾情，閃電結婚。無奈好景不常，先生婚後三個月即發現癌症，終至撒手人寰。雖然她的婚姻，只是在這裡陪伴一個離過婚、連親生孩子都不想理他的癌症病人度過人生之最後三年，但她還是無怨無悔，不離不棄。雖然她的朋友笑她很傻，她卻相信自己在這裡找到真愛，失去真愛。

研究計畫結束，她已無法待在多大工作；身在異鄉，也不可能在此行醫，為了生計，只好去打零工賺錢養活自己。「回去吧！回北京吧！不要在這裡受苦了。」我嘗試著跟她建議。「當年

的職缺早已被人取代，回去做甚麼？而且，我想待在這裡永遠陪伴先生，縱使只剩一只墳塋。」唉！真是一個情深義重的女人，又一個在異鄉孤獨夢碎的哀淒故事。

教室裡意氣風發、侃侃而談的她，原來只是強逼自己暫忘先生的假象，真正的她，正在現實的殘酷與思念的痛楚中剝離。

「主啊！我知道她是個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她痛失丈夫，又沒有工作，她需要祢的安慰與指引。我知道我應該把握機會，將她帶到教會，讓她認識祢，讓祢安慰她。只是，今天才剛認識，就要跟人傳福音，我說不出口。明天再說吧！明天跟她更熟了，我就跟她傳福音。今天只要當一個忠實的聽眾，聽她吐露心聲、發洩痛苦就好了。」我這樣說服自己、說服主耶穌。

明天終於到了，她卻沒有來教室。多少個明天過去了，她還是沒有出現。那天匆匆認識，傳福音的機會就這樣匆匆過去。我沒有再見到她，直到我也離開那個英語班。

主啊！祢知道那一天，我真的真的很想跟她傳福音，只是我需要明天，我需要勇氣。

對於她，我知道不會再有明天了！我在遺憾中深深嘆息！

× × × ×

遵照家庭醫生的吩咐，再一次來到這間熟悉的檢驗所照超音波。叫我進去換衣準備，等著檢驗師照超音波的助理，一看到我是黃面孔，即用廣東話跟我問好。我用國語跟她回答聽不懂，她馬上嘍哧一聲笑著說：「原來妳也跟我一樣講國語。」

雖是初次見面，卻像認識已久的朋友，趁著等待檢查的時間，天南地北地聊個不停。在多倫多這個各行各業皆以廣東話為主的華人圈子，她以道地的國語友善地陪我聊天，就像冬天的暖陽，和煦親切，溫暖了我長期苦悶的心。

她一直詢問我台灣的情形，甚至表明非常佩服兩位蔣總統的治國能力。她希望在加拿大能多認識一些台灣人，多交一些台灣朋友，從台灣人身上真正的了解台灣，而不是由中國政府告訴他們的台灣。

她必是看到我拿著《聖靈》月刊，猜想我是基督徒，就與我聊到宗教。她表明自己也是基督徒，不過是在美國信主的，移民加拿大後，就在離家不遠的教會聚會。她還說她教會的牧師就是台灣人，但信徒以大陸人居多，她跟先生一直希望到台灣人較多的教會聚會，真正認識台灣人。

我不能一直在悔恨裡度日，我不能再錯失一次傳福音的機會了。聽到她想多認識台灣人的陳述，趕緊把握機會跟她介紹「真耶穌教會」，並且急切地跟她說明多倫多就有一間真耶穌教會，而且教會裡有許多台灣來的信徒，竭誠歡迎她與家人來聚會。

我們互留電話，希望彼此保持聯絡。她說她會轉達先生我的邀約，認真考慮是否到真教會聚會。

幾天後，我第一次打電話給她，邀她及家人到真教會查考道理。我強烈地感受到，她很用心地聽著我所傳講的真理。尤其對於真教會的五大教義，更是覺得稀奇。後來不知怎麼的，竟講到奉獻的道理，她更是哽咽地跟我提起他們的牧師只表揚奉獻大錢的信徒，從不讚美奉獻小錢的同靈，讓她很傷心。她說她與先生刻苦讀書，直到

現在有了工作，才有辦法奉獻一點小錢，但牧師不但不看在眼裡，還冷嘲熱諷地暗示奉獻這麼少的錢，怎是愛主之人的表現？

知道她在她的教會信耶穌信得很苦，乃在靈恩佈道會之前，積極打電話邀她全家到真教會慕道，她雖很客氣地說謝謝我的邀請，卻表達能不能去真教會慕道，一切要看先生的決定，自己無法作主。

後來幾次電話邀約，她都說自己週六要上班，孩子也在週六學中文、學才藝，真教會離家太遠，先生不想離開已熟悉的教會等。我已然明白，她與家人是不太可能來多倫多教會慕道了。

主啊！祢知道我盡力了，雖然徒勞無益，但我對她真的可以不再遺憾，不再悔恨了！

× × × ×



▲初冬的雪，迷醉幽麗。

夜深了！白雪佔據了整座城市，就像往事也佔據了整個心靈。然而我知道，即使在最無力的時刻，即使所有的努力都化為煙塵，即使嘆息已使我分不清怎麼判斷，怎麼抉擇，怎麼傳福音，我仍在聆聽主耶穌溫柔的聲音——你們往普天下去，傳福音給萬民聽！

